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如此京華  
第十四回 中人十家貴官一擲 掌班推食知事登天

卻說終南正風魔著詠那「若非群玉山頭見，曾向瑤台月下逢」那兩句，忽聽得背後拍的一聲響。忙回過頭來，見正是狗兒滿頭流汗的道：「好累墜！整忙了半天，呼茶喚酒的。」說完，將那件大青布袍兒向牀上一擡，坐著只是喘。即刻的小廝早端上盆熱水來，把香皂抹著手巾送過一把來。狗兒一面揩著，一面問：「姑娘上了車沒有？」小廝道：「早上車呢。」又問：「他媽呢？」小廝道：「正折並著殘菜，喚燙酒呢。」狗兒才回頭向終南道：「勞你候久了。再候一刻便有酒喝呢。」說著便向小廝附耳說了幾句，小廝笑著自去了。

狗兒正色向終南道：「表兄，我替你在這兒想，現在別樣事都改了共和了，只『賣官買官』四字，還是照從前一樣。你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做使用呢？」終南道：「有，有。我已預備著在這兒。」說完，從靴掖子裡摸出個皮包來。狗兒不覺一呆，想：「誰說他是個書呆子，看他這一來便著實不呆呢。」一壁想，一壁看終南從皮包裡一張張檢出來，花花綠綠的，把狗兒看得眼都花了。歡歡喜喜檢起來看時，誰知都是些一元兩元的打折軍用鈔票，滿堆了半桌，還不到一百張，不覺大笑道：「這是帶來坐皮車兒用的麼？」

終南毅然道：「足足的二百元，還是偷手摸腳在光復時攢下來的。我這前程全恃著這幾張紙呢。」狗兒道：「呸，你這全份家私，還不夠今天上房的么九一對呢。勸你把這『知事』兩字打疊起來罷！」終南愕然道：「這已是民間十年柴米哩，怎還說不夠麼九一對呢？」狗兒笑道：「不說你也不曉得，前天財政部何大人三條牌九，賠了二十餘萬元。就今天魏督辦是愛文賭的，一個莊還輸了三萬多兩。這不是不夠么九一對麼？」

京裡的事情，眼關手關，又全靠財神招呼。你這區區百元，不要說要謀知事不禁大人們一瞬，便是我那小廝，也未必喜歡你的孝敬呢。」

終南聽了，黯然變色，幾乎把一眶功名熱淚都急了出來，慘然道：「這便怎樣呢，難道忍著羞還去麼？也給人笑話啊！」

狗兒沉吟了一回，笑道：「你真個只想做知縣時，我卻有個計較。只到了任時，你須認做個傀儡。」終南回愁作笑道：「你莫是逗著我玩罷，一個為民父母的知事，那裡便由你做主？你不過是個……」說到這裡，自知說差，把下半句咽住了。

狗兒笑道：「你道我不過是個烏龜罷！同你說句亮話，我這烏龜可比候試知事強多哩。你不信時，我們丟開手罷了。」

終南先前看見那帳簿上的名字，原也知道此龜非尋常小龜，乃京中特別之龜，又見他這時的氣概，早已貼耳搖尾的笑道：「信你，信你。我把什麼都是交給你！」說時，小廝跨進屋子來，向狗兒努嘴兒，狗兒笑道：「你既信我，便隨著我走罷！」說完，把終南領了出來。

過了個院子，電燈雪亮，香草繽紛，一陣陣蘭麝餘香，微風送到。狗兒低低向終南道：「我今天領你到神仙洞窟哩。」

一壁說，一壁將左屋的軟簾一掀，全屋的陳設便飛舞到終南眼前。只見錦屏檀榻，繡幕華燈，恍惚似瓊樓玉宇。中間陳著張紫檀大案，滿列著七碗八碟。才進來見的那個沈寡婦踞坐在中央，像在那等什麼似的。瞥見了兩人，似笑不笑的道：「你們也來坐罷！」

狗兒在終南身上連曳了幾曳衣襟。終南也算福至心靈，忙向上恭恭敬敬的作了個揖道：「還沒向嫂子正式請過安呢，倒承嫂子賞起飯來。」沈寡婦是最愛趨奉的，心裡便樂了，卻罵道：「誰是你的嫂子？也混叫著。快替我坐著吃罷！」終南才恭恭敬敬的坐了。見桌上放的雖是些殘肴，盡有許多認不出名目的東西，想：「怪不得人說充了三年烏龜，官也不要做呢。」

一眼見狗兒嬉皮笑臉的另換了一付面貌，替寡婦斟了杯酒道：「酒冷喝了會傷血呢。」寡婦道：「呸，誰喜歡你這些！」

也替席老爺斟上罷。」終南忙道：「我那裡便算得是老爺，替嫂子裝煙袋還不配呢。」沈寡婦越發樂了，道：「就這樣識趣，才是配做老爺呢。」三人一杯兩杯喝了幾杯。終南原餓慌了，又眼對著珍饈羅列，巴不得提著碗直倒下肚子去。卻礙著「知事」關係，「老爺」體面，只得硬把饞涎暗咽。他們兩人卻有量盡喝，狗兒又不住的替寡婦斟著。寡婦喝上興來，不覺口澀目錫的向著狗兒醜態畢露。狗兒向他附耳說了幾句，寡婦揚起手來，拍的一聲正打在狗兒頰上，笑罵道：「猴兒，我早知你最會弄古怪的呢，把木梢教我抗著，你卻向別人買情。」

狗兒掩著頰，只嘻嘻嘴不語，卻一眼瞅著終南。終南知道為著自己的事，立起來替寡婦滿斟著一杯酒道：「嫂子打得該。」

我原說這事成時，冤有頭，恩有主，我總感戴著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女菩薩呢。」沈寡婦聽了這句話，早已軟化了一半，笑道：「論事呢，不要說一個綠豆般的知事，就是大幾倍的，也只消我家姑娘一語。只老爺將來被人識破了，說這是沈挹芬裹腳帶上拖來的，也有些不便啊。」終南笑道：「嫂子說那裡話來。嫂子是個菩薩，挹姑娘是個下凡的仙子。靠菩薩仙子帶著著，體面也體面不過來，那裡還有什麼不便呢。」

沈寡婦笑道：「我曉得你們串同了來弄我的呢。」狗兒嘻道：「要弄你，也用不到串同了人啊！寡婦臉上不覺也紅了一紅。終南道：「誰還敢來作弄嫂子呢。」狗兒不覺狠狠的把終南瞅了一眼。終南忙改口道：「嫂子要不擔承了這事，我那裡敢勉強著。只被不明白事情的人知道了，說平日何等的威風，到頭連一個知事也包辦不來，可是個沒擔當的。這句話卻有些聽不上來啊！」

沈寡婦被他們兩個人一疊一聲的挑撥著，不覺軟洋洋的道：

「我也強不過你們，且由著你們要什（怎）麼樣就什（怎）麼樣罷。」兩人齊聲道：「這才是聰明熱心的呢。」正說著，外面一陣風的腳聲，說：「姑娘還來了。」終南嚇得坐也不是，立也不是。

狗兒暗暗將寡婦衣衿一牽，先自溜出去了。接著簾子一起，挹芬姍姍進來。終南忙立起身來，倒把挹芬嚇了一跳。寡婦忙指著終南向挹芬道：「這位也是個老爺，只資格差些罷哩。」

終南接著便是三揖，囁嚅道：「草莽下士，得觀仙姿。正同嫂子在這裡說姑娘是人中鸞鳳呢。」挹芬聽他說得不倫不類的，先已有些好笑，又見那一片足恭侷促的神氣，更覺得不耐煩起來，便推著更衣，到別屋去了。寡婦埋怨他道：「你怎發了昏似的，既承認是個老爺，卻又酸頭酸腦的喚起我嫂子來。」終南爽然道：「我見了神仙般的姑娘，心上虛飄飄的，那裡還有什麼主意。嫂子你怨我則個罷！」說完，千恩萬謝的走了出來。

還到狗兒屋子門首，見門半掩著，裡邊不住有人格格笑著。

便將門一推踏進去時，見那小廝紅漲著臉，在那裡替狗兒疊被呢。狗兒忙立起來道：「什（怎）麼樣了？」終南笑道：「全仗著你呢。」狗兒道：「事情呢，沒有不成的。只你得了意，可別忘記了幫襯的才是哩。如今時也不早了，你也回寓去罷！」

終南歡歡喜喜的回了寓所。

隔了一個多月，不知是真個考取的，還是仗著狗兒的力量，居然得了個乙等。臨到省的那天，恭恭敬敬去拜辭那挹芬、寡婦，都說是不敢當，見著狗兒就是哩。臨行時，狗兒便把個紅摺子遞給了他。還來看，見開著一大批花名，花花綠綠，大約除了那撞翻車兒的烏大褂子以外，狗兒平日所招呼的賭場幫閒、窯子打雜十七八都在這摺兒上了。正是：